



薛东林◎著

警察世家

一个真实的警察世家的传奇故事

曾经的苦孩子、有名的兵痞、战功赫赫的团长进城之后，
当上了警察局长，开始了他尴尬的市井人生
这是 激情燃烧的岁月 石光荣的警察版，令人捧腹，令人回味



群众出版社

薛东林◎著

警察世家

一个真实的警察世家的传奇故事

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警察世家传奇 / 薛东林著. —北京: 群众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14 - 4941 - 5

I. ①警… II. ①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38274 号

警察世家传奇

薛东林 著

出版发行: 群众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

邮政编码: 100038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5 月第 1 次

印 张: 8.75

开 本: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字 数: 245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4 - 4941 - 5

定 价: 26.00 元

网 址: www.qzchs.com

电子邮箱: exiaoxiaohong@hotmail.com

营销中心电话: 010 - 83903254

读者服务部电话 (门市): 010 - 83903257

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(网购、邮购): 010 - 83903253

文艺分社电话: 010 - 83901730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1 第一次踏进南京城，老爹皱了皱眉头。小女人痴痴癫癫的，娃儿遭劫持。老爹收起家伙，和小劫匪扯淡。劫持人质变成老子和儿子的问题。/ 1

2 重要的是你要有明确的目标。这里不是延安那一亩三分地，得弄出点动静来。

老爹在蒙眬中渐渐有了肢体感觉，有了热气，又有了一点儿热气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：“不管黑夜有多长，当太阳升起时，这又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。” / 12

3 报告上说：“南京警察厅合万余之众。”

“变就变了呗，还沧啥桑？知识分子真他娘的矫情。” / 20

4 做一把手的关键要带好队伍用好人，你得有领导艺术。

将那些不听话的洋鬼子统统列入无赖黑名单，严加管束。/ 29

5 政委转而说：“筱雨同志，咱就聘你为随警记者吧！”

公安局散兵游勇大收容，刘光军二话没说，第一个走进了收容站，主动请求登记在册。/ 35

6 朝鲜战争爆发，老爹的将军梦又一次被激活。

谁也没料到为了给儿子起名，老爹和老妈之间爆发了第一次大战。/ 47

7 杜将军叹口气道：“听天由命吧，眼下唯一可行的只能隐藏下来，而且越深越好。”

老爹说：“当务之急，咱们应尽快实现由军事手段到刑事手段的转变。咱们的软肋是缺乏经验。”

毛人凤电令嘉奖，奖励詹姆斯行动组。/ 57

8 老爹说：谁都知道孔子当过鲁国公安部长，刘邦级别虽低了点儿，也是个县局局长啊。九百年前的辽代就有个警巡院。可以自豪地说，这就是世界上最早的警察！

老妈的老爹认为，法治不是国家，只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模式，正如人治不是国家一样。/ 71

9 老妈到头了没做成老爹期待的那种“英雄妈妈”。

筱雨趁老爹不备，带着响在他腮帮上猛嘍了一口，留下一圈红唇印。

随着红嘴鸟行动结束，大红灯笼在秦淮河两岸闪烁灿烂千年之后，终于熄灭了。/ 81

10 老爹还是那个德行，债多不愁，虱多不痒，就这么着吧。

不知老爹吃的啥药，大权旁落了，居然没一点儿丧魂落魄的感觉。

老毒头心情不错，这批货神不知鬼不觉地出了站。/ 95

11 来的不易，去的也不易，都得对世界上的人们有一个清楚明白的交代不是？

二丫猛然挺直了脖颈，咬着牙说：“就不认错。”/ 109

12 大丫发现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秘密，而且是有关自己身世的秘密。

老爹只关心他的那些事儿，既然作出回老家的决定，就得贯彻落实。

老爹低调潜行，最终变为高调开进。/ 118

13 周主任说：“案子破不了，总不至于去请军统、中统的人来帮忙吧？”

老爹不屑道：“哼，反正老子的乌纱帽就这么点儿大，摘掉也不见得有啥可惜的，大不了进山打猎去。”/ 131

14 他一听是老爹的电话，压低声音实话实说，陶院长栽了。

老爹一点儿也没学会变通，他的致命错误就是忽视了时代的变化，所谓和平年代就是玩儿政治玩儿权术的年代。/ 144

15 上面定调了，赵大峻不打倒不足以平民愤。老爹不相信这帮人能炸平泰山，让黄河倒流，让地球停止转动。市里最大的一座体育场承办了对老爹的批斗大会，谁先批倒批臭他，谁最革命。/ 158

16 人物一出场，就那几下动作便能看出谁是敌人，连背景音乐都是非正义的旋律。/ 169

17 撇掉老爹之后，周代局长最先收拾的自然老爹身边的得力干将。

资产阶级司令部干啥的？关咱啥屁事儿？总不至于比蒋该死还要该死吧？阶级敌人又是谁？/ 181

18 个人迷信被摔得粉身碎骨。沉重的史实，犹如岁月老人手里的一页薄纸，就这么不经意地揭了过去。

大丫的身世谜底解开，她爹是国民党军少校，野司党委连夜追认的革命烈士。/ 187

19 这女人突然拉开衣襟，露出白花花的大奶子，老爹给了她五十元钱。

啥狗屁规定，老子打过仗破过案，弄啥文凭？

亮儿奉命组建特警队，人员自己挑。/ 196

20 亮儿这几天也是尽量躲着二丫，因为小姨子跟大姐夫较劲儿，做大姐夫的就占不了上风了。/ 208

21 二丫自然是狙击组的骨干，因为玩枪是她的长项。

122 煞有介事地吹捧道：“海岑诺尔，对，一个新时代的海岑诺尔横空出世啦。”/ 216

22 二丫不曾吃过这等大亏，指着那小丈夫的脸吼道：“还反了你啦？你再骂一句让我瞧瞧，看姑奶奶我今儿不抽你！” / 224

23 她一直在想，宝儿要是有一点儿老爸身上的豪气，也不会让老爹和老妈的企图得逞。 / 236

24 人大、政协邀请老爹发挥点儿余热，他直摇手说：“去啥去？下来就下来了，再指指点点的不合适。”

士儿耸耸肩：“听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国家……” / 249

25 王凯歌洞穴藏身八年，老蒋免他一死。

“烈士”重返人间。 / 258

尾声 老爹最终认为，夫妻是彼此最大的恩人，老妈则认为，仅仅一起变老而已。 / 266

那年，老爹是从江北浦口乘渡船进入南京城的，解放军战士用鲜红的战旗刚刚换下总统府门前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。老爹挎着德国造 C96 毛瑟手枪，胳膊甩得很开，步子迈得很大，满脸喜悦，满脸风尘。警卫员李娃和队伍一步不落地紧跟在后面。他们胸前钉着新布章，上面印有“中国人民警察”，字迹清楚硬朗。

走在两边梧桐粗壮挺拔的中山大道上，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。逆光下，挹江门模糊出现在眼前，向前，再向前，高大的拱门及向两侧绵延开来的城墙巍峨耸立。朝阳中，老爹头一回见到这么古老的墨黑城墙，便上前拍了拍，那么厚实那么坚固。他若有所思地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进了城门，城市迎面而来。老爹皱了皱眉头感到很意外，这城墙里圈着的尽是些山山水水。蓝蓝天空下，初春时节里，微风徐徐，沁人心脾，山上依然郁郁葱葱，鸟儿冲上俯下；池塘小河清澈碧波，鱼虾跳跃；木结构的房屋或依坡而建或傍水而立，一座座，一排排，

一点儿也没有大都市的喧闹和烦躁。随处可见的防御街垒和沙包表明，这里不久前刚结束一场历史性的决战，整个一幅如画的风景。这万物复苏的景象彻底颠覆了老爹对延安、对苏北老区无法磨灭的印象。

老爹收回不解的目光，正了正身体，准备大踏步地往前赶。他们要在规定的时间、规定的地点到达指定位置。忽然间，从右侧铺着青石板的小巷子里跑出一个疯疯癫癫的小女人，披头散发，边跑边凄厉地叫喊着。

老爹没听明白她嘴里号的是什麼，下意识地快步迎上前去。就在小女人一个趔趄将要摔倒的瞬间，老爹冲上前双手稳稳地将她托住。小女人一定神，见是个当兵的，又蹦又跳，情绪更加激烈起来。老爹双手用力使劲晃了晃她，又晃了晃才说：“别怕，咱们是人民的队伍！”

扑腾了好大一会儿，小女人瞪着大眼睛看了他一眼，好像清醒了，上气不接下气地指指身后巷子，再喘喘气，祈求般地哭喊道：“长……长官……你得救……救啊……”小女人平时都是碎步行走，没这么疯跑过，话没说完，头一歪昏了过去，倒在老爹怀里。

“操！咋整的？”老爹神情一变，转身将小女人交给随队的女警，在拔出驳壳枪的同时，顺势蹭开枪机，一阵轻微的战栗掠过全身的神神经末梢。老爹太熟悉这种感觉了！在历次军事与刑事混合型斗争中，每次投入战斗前，他都会出现这种感觉。

老爹的肢体语言很明确，不用招呼。警卫员李娃和队伍神情肃穆起来，摘下武器，做好了迎接战斗的准备。按照老爹的手势，他们敏捷而迅速地分两侧包抄过去，将出事的那所房子团团围住。

老爹拎着枪，抢先一步冲进院子里。对手显然是个小劫匪，属于趁乱捞一把就走的，模样说得过去，不算太猥琐。小劫匪见无法脱身，顺手将小女人四岁的儿子揽在胸前，一把磨得发亮的快刀一会儿指向老爹，一会儿抵在娃儿的脖子上粗声吼道：“别动，都别动啊！”一副鱼死网破的架势。

“操，狗娘养的小蠢贼！”老爹心里骂道。他第一感觉是对付

这号人不能急火猛攻，他急你不能急，得缓一缓。老爹哈哈大笑起来，边笑边漫不经心地合上扳机，将驳壳枪收回枪套里。

劫匪眨巴眨巴眼睛，情绪果然有所放松。

用枪绝对没问题，只是别伤了娃儿。这一点，警卫员李娃羡慕得不行。因为老爹的枪法是公认的百步穿杨，也没人怀疑他会剑走偏锋。按照他的说法，“三点一线”那是靶场上的事儿，理论上也没错。实战中，你要是按部就班地蹲那儿非要整啥“三点一线”，狗命非歇菜不可。你得心手合一，眼睛盯在哪儿，心里想到哪儿，枪口就指向哪儿。那才叫真功夫。所谓“百步穿杨”，靠的就是心手合一的真功夫。不过话得说回来，实战中的神枪手都是子弹给喂出来的，打得多了，感觉自然也就有了。

心得归心得，眼前枪是没法用了，距离太近，子弹的冲击波和杀伤力太强。如果造成二次伤害，就等于失败。绝不能丢掉头一局！老爹把枪往后腰上一拨拉，背着手踱了几步。

李娃打破沉闷，神情有些自豪，用大拇指比划一下，斜着眼介绍说：“这是公安局的赵处长。”

小劫匪上下打量老爹，又打量一下，鼻子里出声：“别说处长，就是他娘的警察厅长也奈何我不得呀……有能耐就上，娃儿在我手里攥着，是死是活，就看着办吧。再说，这么僵下去，对谁都没好处嘛。”

老爹的个头比小劫匪高出半拉脑袋。老爹轻蔑地看他一眼，讥讽地说：“没错，人是在你手上，不过是个还不懂事的娃儿，算啥能耐？爷们儿做事咋能专拣娃儿捏巴呢？真他娘的没出息！”刚一照面，老爹就骂开了。

四岁的娃儿还不懂世故，但看上去很有性格，没有害怕的神情，眨巴着黑眼睛，瞅瞅老爹，又抬头瞅瞅小劫匪。那小女人脑袋靠在女警肩上，抽泣着，泪眼汪汪。围观的人站满了四周，拎着心，手里捏着汗。

在阳光下，小劫匪情绪有些激动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他清楚自己正处于进退两难的绝境，此时就一个想法：尽快从这里脱身，夜长肯定梦多。“我不介意赵处长言辞粗鲁……恐怕你也没啥办法。要是来硬的，也就是个鱼死网破，请处长大人三思！本人条

件不算高，只要大人您让开一条道，这娃儿就毫发无损地还给你。”

狗日的，还学会了讨价还价。老爹淡淡地一笑，不理睬小劫匪的茬儿，语气缓缓地挖苦道：“小子哎，多大了？指不定胎毛还没干吧？”围观市民一阵哄笑。

小劫匪似乎特别敏感，伤了自尊。按道上规矩，从来打人不打脸，骂人不揭短嘛，没见过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。他反唇相讥道：“多大了不重要……都一个鸟样，备不住你年轻的时候还不如我呢。”

嗯，这是实话。老爹心想这小子还可理喻，有戏，于是嘲弄道：“确实，我是没你有两下子。不过，爷们儿杀富济贫仗义疏财，想做大侠得有个派儿是吧？没见过见人就拔刀的。瞧你这副德行，啊？叫人笑话了不是？啧啧，让老子很没面子呀。你小子哪儿人？”他忽然发问。

“城里人。”

“城里人？算不上爷们儿啊。”

“怎么不是爷们儿？我是自谋出路。”

“啊，自谋出路？”老爹大笑，“你小子不地道啊，偷鸡摸狗打家劫舍，专拣娃儿捏巴，就这点能耐？”老爹脸皮一绷，突然大声训斥道，“还自谋出路呢，放你娘的狗屁！爷们儿不上战场当劫匪，跟谁学的？啊？真他娘败坏祖上的名誉！你要是老子的儿子，今天非赏你一粒枪子儿不可！”

娃儿听到这儿，觉着好玩，竟跟着“咯咯”地笑出了声。

望着娃儿的调皮相儿，老爹越说越来劲儿，竟忘了被他训斥的对手是个劫匪，竟被这兔崽子下三滥的行为弄得怒不可遏。

小劫匪被老爹劈头盖脸的训斥给弄懵了，一时也没缓过神来。他感到奇耻大辱。这不是老子儿子的问题，他的脸皮红得跟猴儿腚似的，不由争辩道：“哼，你说得倒轻巧！空喊口号谁不会？这单单是老子儿子的问题吗？你别尽给我充伟大，这年头谁不见利忘义？你以为我愿干这种没名没分的行当？”

局面陡变，好像劫持人质变成了老子儿子的问题。老爹嘀咕起来，“我咋发起火来了呢？操，一着急把小蠢贼当成了自个儿

的儿子了，还有点儿恨铁不成钢”。小劫匪也在那儿傻愣愣地琢磨，“我怎么跟警察发起牢骚来了？猫就是猫，老鼠就是老鼠，猫鼠咋能一家？”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是好。

围观的看不明白两人唱的是哪出戏，跟着哄然大笑。

老爹借着势，往前挪了一步呵斥道：“兔崽子，你给我听着！快把家伙给我收起来，老子忒烦你这德性……”说完，老爹指着院里梧桐树上一颗来回摇动的铃铛果，拔出驳壳枪起手点射。铃铛果眨眼没了，被打散的果绒随风飘得无影无踪。

品着老爹精准的射击水平，劫匪眨巴着眼睛。“乖乖，指哪儿打哪儿！”

老爹见他给镇住了，把枪收回枪套，连讽带劝：“哎，瞧见了把，小子！别傻愣着啊，跟咱走，算你临阵缴械、投降自首，咋样？你也不是啥绿林好汉，也没那德行。说实话，你还年轻，拿今天赌明天不值呀。行啦行啦，别迷糊啦！收拾一下，跟咱走吧！等完了这事儿，老子请你去喝酒。”话说得诚恳实在，完全就在情理中，好像啥事儿也没发生似的，不过是在劝说一个没有调教好的狗崽子。

这便是老爹独特的个人魅力。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儿常常弄得就跟真的似的，不给对方考虑的时间和余地。在对方黏黏糊糊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那边儿早把事儿给定下了，根本就没有商量的必要，似乎只需要照着他的话去做就行了。

小劫匪哪肯就这么认输，太丢份了，这往后在道上就没法儿混了。他试图作最后的一搏，往后退一步，用快刀直直地对着老爹：“谁信啊！再说，我也没那个口福……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儿嘛！”

围观的群众一下子紧张起来。老爹则不以为然，对手的动作不过装腔作势。老爹暗暗乐了，王八犊子，你就要为自己的装腔作势付出代价了。他见来了机会，再磨蹭就没那个必要了。于是，他装作转身但还没有完全转过来，绷紧肌肉，猛然一个回身，往前大跨一步，先用左掌磕掉劫匪手里的快刀，抓住他手腕往自己跟前一拉，紧接着右掌跟由下往上照着他的下颌猛地一击。他边动作嘴里边嘟噜着：“小子哎，去你的吧！”

小劫匪自然躲不掉老爹如闪电般的偷袭，当即仰面向后摔去，几乎横着飞出去，落地时还“哇”地叫了一声。

这一拉一击用的是寸劲儿，动作很利索，有点儿擒拿格斗的风格。其实是不是擒拿格斗，老爹并不在意，他只在意危急关头能够一招制敌。李娃见首长做动作了，也没犹豫，如饿虎扑食，将小劫匪死死地压在自己身下。两人配合得干净利索一气呵成，快得像道旋风，几近秒杀。围观者看得出神，“啧啧”吐着舌头。四岁的娃儿一下松了绑，没有胆怯，踉踉跄跄地朝妈妈奔去。现场静默了片刻，猛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一场短兵相接以老爹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。

小女人领着儿子从人群中出来，冲到老爹跟前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“扑通”往地下一跪，连磕三个响头。老爹想拦没拦住，李娃上前扶起小女人说：“嫂子，咱们不兴这套。”

小女人脸一拉，不高兴地说：“哎，你不懂！这是我们老百姓的规矩，只有大恩大德才够资格受用啊。”

娃儿的名字叫亮儿，依偎在妈妈跟前瞪着乌黑的大眼睛，身子扭捏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放声唱起了童谣，音是纯纯的：“解放军叔叔好，抓坏蛋炸碉堡——”声音清澈响亮，宛如天籁，穿越城市上空。

小女人没等儿子把童谣唱完，就欢喜地用手指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嗔怪道：“小东西，哪儿学来的？”说完，一把将娃儿搂在怀里，在小脸蛋上左亲亲右亲亲。

老爹望着娃儿那双迷人的大眼睛，也“嘿嘿”地跟着笑起来。他拍拍娃儿的脸蛋，又摸摸娃儿的脑袋，竖起大拇指呵呵笑着说：“好小子，好样的！长大后可得专打反动派哟。”

反动派是啥，娃儿闹不清，却还是天真地点了点头。

此役在军人眼里估计只能算个遭遇战，而在老爹眼里就是一出人质解救。他好几天没刮胡子了，很有些沧桑——沧桑的脸，沧桑的声音，沧桑的模样，举手投足间无不透着沧桑的风范。他望了一下手腕儿上的梅花表，胡子拉茬地站直身体，抬起右手，向微笑并不断向他挥手致意的围观群众无比郑重地敬了个礼，然后冲着来接活儿的警察关照一句：“别为难他啊，算他投案

自首。”

算不算自首，得由法律说了算。劫匪整个下颌脱臼，躺在地下“啊哟啊哟”的。他偷偷瞟一眼老爹，随即丧气地垂下了脑袋。

整个现场就跟刚刚演完一场大戏似的，围观的市民在热议中渐渐散去。这时，一位年近三十岁的美貌女子从人群中朝着老爹迎上来，没有胆怯，显得落落大方。她在老爹面前站住，伸出一只纤细的手。老爹下意识地伸出粗糙的右手，和她握了握，手感柔弱，一点劲儿也没有。女子自称筱雨，报社记者，要求现场采访。

老爹笑了笑，把她介绍给政委陶石清。老爹不愿抛头露面上报纸，这是多年的习惯。碰到这档子事儿，他一般让副职或政委去应对，以便自己脱身。此役，老爹轻松地拿了下来，权当试试身手。老爹望了一眼阳光下的城市，轻蔑地拍了拍手，却没想到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儿正候着他呢。

在老爹和小劫匪对话的时候，通讯员悄悄给陶政委送来一份电报，是三野南京办事处转来的。电报来自赵大峻老家大别山，上面只有两个字：母亡。政委心里一紧，知道赵大峻是个大孝子，老母去世对他是个天塌地陷的事儿。为减少悲痛，政委准备找个机会再告诉他，于是不吱声不吱气地将电报揣进包里。当天晚上在驻地，他叫炊事班特意备下酒和猪肉炖粉条。

老爹从军管会接收办回来，见桌上摆着酒和菜，立马露出本来面目，甩掉黄军帽，摘下驳壳枪，扯开衣服扣，满脸傻笑。他背着手围着桌子转了一圈，又转了一圈，笑呵呵地对政委说：“哟呵，今儿太阳打西边出啦，没见你小子这么主动过嘛。”

政委没心情扯淡，摆摆手说：“坐吧，坐吧。”

政委不愠不火的样子，让老爹一时摸不着北，于是调侃道：“啥意思，这酒算你的还是算咱的？你小子别弄个鸿门宴啥的，让老子吃不了兜着走呀！估计你小子没安好心。”他脱掉皮靴，在凳子上盘腿坐下。

政委有意识地让着他。李娃将两只杯子倒满酒，举杯。老爹见他耷着眼皮不说话，等不及了，先干尽自己杯中酒，

抹一把嘴，点着手指头说：“满上，满上！政委，这酒可是您叫咱喝的啊。君子有言在先，莫怪咱不客气啦。”说完，抓起筷子挑了一碗猪肉炖粉条，呼呼啦啦吃起来，边吃边感慨道：“好日子怎么过？都说穷日子难过，咱有体会。盐水拌玉米糊糊吃总觉得日子漫长漫长的，没个尽头。”

政委端起酒杯抿了一口，顺着说：“是啊，没有过过穷日子的人不知道，穷而守志太难。肚子太饿，人就不是人了，是动物了，除了想吃，几乎不想别的。”

老爹举杯与政委碰了一下，喝干了说：“那可不，就跟咱似的，有顿猪肉炖粉条足矣。”

政委说：“不过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啊，吃饭解决了，还有鱼翅熊掌山珍海味呢。别人能吃到，自个儿吃不到，就有想法了，觉得自己混得不好，不如别人。你有房子住了，那边还有洋房；你蹬上自行车，大街上却跑着小汽车；你娶了一位窈窕淑女做太太，人家却搂着一位风骚型夫人。你说，这有完没完呀？”

老爹点头赞许道：“这话说得在理儿。你小子每天给弄一顿猪肉炖粉条，咱就知足了。其实，他娘的好日子就在自己手里，要学会知足。有些人偏不知足，咱瞅着腻歪。”老爹的嘴一直没闲着，这会儿酒菜已经吃了个半饱，这才举杯打趣道：“同志哥，咱老赵是个干粗活的，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，这世上谁最关心咱惦记咱？谁啊？是老哥您啊！这年头得一知己，真他娘的不易。来！冲着这份儿同志式的兄弟感情，干了这一杯！”

两人碰杯，各自饮了，不觉酒已喝掉大半瓶。政委见时辰已到，拿出电报。在递给老爹之前，连连安慰道：“大峻啊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。”

此时，正是老爹脑袋晕乎感觉最好的时候。他看完电报后，怔了足足一刻钟，一声不吭，脸色由躁红“唰”地变得煞白；紧接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手中的酒杯被捏得粉碎，剔透的酒和着鲜红的血，顺着指头流下来。警卫员李娃惊呼着要掰开他的手指，刚要使劲儿，老爹“噗”地喷出一大口酒菜混合物，喷了李娃一身。

这世上死了谁都行，唯独不能死了娘。是娘把咱带到了这世

上，是娘一把屎一把尿地把咱拉扯成人，没有娘就没有我这浑小子！没有娘的哺育，就没有浑小子的今天啊！咱娘三岁就死了娘，娘除了苦难还是苦难！现在天已经见亮了，本打算安顿好了就把娘给接过来，这孝道未尽，养育之恩尚未报答，就顾着自己好吃好喝，你咽得下吃得了吗？你这浑小子，还是个人吗？

老爹顾不上面子了，跟三岁大娃儿似的，扯开嗓门就号啕大哭起来。他不记得啥时候这么哭过，几乎没有，不，从来没有过！眼泪顿时成串成串地洒落在桌子上，哭得惊天动地，哭得在场所有人都跟着抹眼泪！这一哭，足足哭了一个时辰，吓得政委他们都觉得他快要挺不住了。突然，哭声戛然而止。老爹呆呆地站起来，也不说话，走到柜子前拉开抽屉，拿出钱揣进口袋，转身往门外走。

政委知道他是啥心思，抹一把脸，紧紧跟在后面，一边吩咐警卫员安排车子，给火车站打电话要票，一边嘱咐说：“大峻，你要挺住啊，请假的事儿咱去跟上面说。”说着，就往老爹口袋里塞钱，“兄弟，你可要坚强啊！你只管放心地去吧，这里有咱给顶着。等到了地儿，别……别忘了替咱给老人家磕个头、烧炷香啊。”

老爹神情呆滞地走在前面，扶着墙，步履踉跄，不知念叨啥，嘴里呜噜呜噜的，以往昂首阔步的风采荡然无存。政委和李娃第一次看见老爹如此严重失态。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精神好像垮了，变得极度衰弱。他俩冷汗涔涔地紧随左右，寸步不离，生怕再弄个意外啥的。一辆才配发到位的崭新吉普车轻轻地滑过来，停在他们面前，驾驶员打开车门立在一旁。

老爹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走到车门前，一猫腰准备抬腿上车，忽然，动作僵住了。李娃低头想看个究竟，见老爹紧绷着腮帮。李娃摇了摇他的胳膊，又用手左右拍打他的腮帮，紧张地问：“处长，你怎么啦？要……要……要不去趟医院？”

过了许久，老爹放下前腿，转身不上车了，边走边喃喃自语道：“唉，有这个必要吗？没意义啦！再说，这火车还没通，走得了吗，我？”说完，他傻傻地看看政委和李娃，“回去吧，咱们继续喝。”

政委知道这小子挺过来了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。

老爹和政委互相搀扶着进了屋，重新落座。举杯前，政委把文书叫了进来，口述回电道：“惊悉母逝，甚悲；入土为安，现汇五十元，资作丧葬之用。”落款：赵大峻。

老爹抽一下鼻子，给自己斟满一杯酒，在政委的杯子上碰一下，一仰脖喝了。

老爹睡了还不到一个时辰，桌上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，是局长倪铁打来的，他开口就骂：“你小子给我听好喽，要是再有啥意外，给我跳长江去！”老爹被劈头盖脸地骂晕了。

那时，部队休息日都是两顿饭，口号是：为全国老百姓节约一顿粮。这天下午4点多钟吃完饭后，渡江部队的一位小排长闲着没事儿，领着一帮荷枪实弹的战士探头探脑地进到美国大使馆。大使司徒雷登从开门声中惊醒过来，问他们是干什么的。小排长愣头愣脑地退了出去，其中一位还气呼呼地嘀咕着什么。司徒雷登火了，冲到门口，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儿。这时，小排长很有礼貌地解释说，他们只是好奇地四处瞧瞧，没有加害于人的意思，微笑着又问司徒雷登懂不懂中国话。司徒雷登白了他一眼，他就领着战士离开了。

这事儿就发生在眼皮底下，怎么办？老爹自然逃脱不了干系，可他进城满打满算才一天啊。他没解释，接完电话丝毫不敢怠慢，用袖子擦了擦挂在眼角的泪水，按照倪铁“做好保护”的指示，立即从公安总队调来一排战士，对使馆官邸二十四小时武装警卫，凡出入人员一律盘查到底。老爹觉得还不到位，追加了一道命令，令分局即刻抽派警力便衣执勤，严控官邸四周一切情况，任务执行时间直到美国使馆人员全部撤出为止。这种公开与私下相结合是老爹灵机一动的创意，成为后来警卫工作的一个新样式，各友邻市局都来取经，纷纷效仿。

这事儿确实给惹大了。对解放军擅自进入使馆官邸，第二天“美国之音”立即进行了渲染性报道：“驻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搜查了美国驻华大使馆。”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立